

隨山館尺牘

隨山館尺牘卷上

山陰汪璵玉泉

復朱睂君

承示海防策，崇論宏議，鑿鑿可見。諸施行黃公雖不能用足下之言，然此文自足不朽。古之立言者，期於吾說之不可易。不用之於今日者，安知不用之異日乎？自明以來，言海運者多矣。有以爲可行者，有以爲不可行者。至今日而竟不能不行，行之而於國計乃大有所益。然則事亦何常之有？下海防之策，安知不如昔人海運。

之說耶。第二三篇字句有失之太繁，或失之太簡者，輒率鄙意識於上方所摘亦未必悉當姑以復下問之意而已。近獨中刻齋君遺集中無海防策殆佚其橐耶抑齋君存日自刪之也穀菴附記

與某觀察

昨奉手札詢以治粵之道，僕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嘗聞之於師矣。師之言曰：治粵者必先以靜，粵人氣浮而志囂，譬之於物，殆猶水也。制水者必以土，土靜而水動，制動必以靜，理也，亦勢也。世之求急效者，乃以動制動，此如奔流剽悍以風激之，小者爲波，大者爲瀾，入甚

則驚濤駭浪泛溢四出蛟龍乘勢鱗介隨之其變幻萬
狀不可測矣然而風力旣倦水勢亦退卒之嗒然復其
故而已而隄岸之潰決田疇之淹浸廬舍之湮沒舟航
之傾覆其害已不可勝數故善治粵者其初必以靜持
之寂然不動行所無事而於其間陰察其勢之所趨患
之所中熟思審慮度夫事之必當爲而吾之才又必能
爲者力而爲之不傍撓不中沮期於如吾之所欲爲而
後止其始亦必有譏訕駭愕者逮乎政成事舉則羣喙
咸止眾心悉孚矣如是者一二事之後其餘必皆迎刃

而解迨至恩威並著政令畢行然後示以好惡使士民知所趨舍益之以文教使士民知所效慕粵地殷阜庶而富富而教其事貞易也此亦如治水然既順軌而循行則引之以灌漑導之以朝宗水之害去而水之利見矣先師之言如此僕初聞之未甚解也旅遊數十年輒迹所至幾遍於嶺南東道審輿情之向背究吏治之得失竊以爲治粵之術無逾於此者辱承下問謹舉以奉告意者尙足以備采擇乎若夫毛舉細故以溷視聽則非僕之所敢出度亦非公之所欲聞也率臆妄言惟恕

其狂謬幸甚幸甚

代致某觀察

作事不可畏難亦不可不知其難事須人爲故得人是
第一要義公欲辦保甲試思所屬州縣中有真肯辦此
事能真辦此事者乎肯辦而不能辦者尙可以委員紳
士助其不及彼不肯辦者公將何以處之撤任則藩臬
主持公無其權也公以檄督彼以牒應仍空言耳而書
吏差保以造冊爲名需索騷擾弊且不可勝言鄙意公
甫到任姑緩之俟州縣得人再圖此舉何如

與黃玉舟

承示策畧二十篇筆力浩瀚雅近龍川雖矜嚴未足亦是小小疵病耳惟第二篇謂爲國必先求富彊然後可施政教語殊有病富彊亦須以政教致之卽貧弱時豈遂可無政教耶民必先富而後國可富上能自彊而後兵可彊卽云富彊亦不但府庫之充兵甲之利也篇中云云似尙未揣其本我輩作此等文字固皆空言然此文旣在世間安知無采其說者立言何可不慎況卽以文字論亦是大譖漏乎辱足下謙抑下問輒書鄙見奉

質勿罪幸甚幸甚

又

來書謂人才天生之亦須天成之大是大是姑無論其
他卽以文士論明輩中如季英者年甫弱冠其才氣已
不可一世使其擴充精進必有所成乃年甫二十五而
遽摧折之豈非天不欲成其才耶又如某某輩天姿不
如季英然其初皆力學深思期以文章自見乃或艱於
科第爲制藝耗其精華或困於衣食以奔走損其神智
迄於今日遂無意於子秋使其早得科名或家計猶足

自給亦何致頽廢枯落一至於是哉惟僕則無可說者
僕自成童以來其所身歷饑寒戎馬瘴癘波濤也艱難
危窘之中如居圍城時礮矢颶颶從頭上過亦未嘗束
書不觀乃今年近五十迄無所成就蓋資稟太弱志趣
太卑其無所成就自限之非天限之也自四十一歲病
後精力益減近日所作文字非迫於酬應卽聊以自娛
尙何能作傳世之想乎來書乃一若深惜之者此是足
下偏嗜過愛僕非其人也若當世人才則尙有說近日
讀曾文正胡文忠兩公遺集皆以留意人才爲務卒成

中興之功。一公所取之才。惟湖廣安徽三省居多。此外尚有十五省及東三省。其敢謂此中無人乎。大抵有才之人。不自表襮。非流俗所識。則知之難。知之矣。招之不以禮。不至也。則得之難。得之矣。置鴻爐於幸舍。待豫讓以眾人。卽未必肯盡心力。則用之難。用之矣。驥驥捕鼠。千將補履。非所願也。則得當難。得當矣。紫燕駕車。參以駕馬。赤堇鑄劍。雜以凡鉛。掣肘多退心。生矣。則專任難。近世居上位者。動有才難之歎。豈知所謂難者。仍在己而不在人耶。非下和而求玉。非薛燭而論劍。連城之璞。

莫邪之鋒有見如不見者矣况能得而用之哉如僕粗識文字文人之遊嶺南者未嘗無一日之雅若理學之醇儒經濟之大賢則未必與僕相往還矣何也彼之所長僕不能知也然使僕搏心擅志以求之知其所至之處必往謁必請見又述其傾向之誠與夫求教之切彼理學經濟者固未必標之門外也士之求友且然况公卿之求士乎來書謂世固無才無怪居上位者之不求此憤激之詞耳僕不敢謂然僕固無才其無所成就亦無足惜然天下自有才不可以吾未之見而遽斷其無

也。率意妄言勿罪。

與億林

大作廣東海防，設議所言練水勇製小舟諸條，與故友朱眉君中書鑒成，立意大畧相似。至謂沿海陸地亦須分東西兩路設游兵以備應援，則眉君之所未及也。陸路設游兵，則布置較密，然亦有可商者。沿海幾二千里，雖分兩路，每路當顧者各千餘里，敵舟輕漂，瞬息百里，陸師雖疾行不能及也。若其倏東倏西，則我軍疲於奔命，又或以舟師數隊分犯各海口，則我師備多力分矣。

鄙見當以碉寨輔之濱海鄉村或數村或數十村合築
一砦砦外築碉使聲勢聯絡敵至則入砦敵攻則互援
其有險可扼者只築碉不築砦或如品字形心字形或
如之字么字形至少須三碉各碉彼此相距以擡槍子
可及爲度以上皆胡文忠公在楚北時成法若鄉村無險則砦外四面

築牛牆牆外築碉大約周二四十里之砦砦外當築碉
十餘分作四五簇如有陂塘溪澗可引以爲濠則尤善
矣如此敵雖登岸野無可掠攻城則不能越碉砦攻砦
則各砦相應援再以水陸游兵濟之可以萬全至陸路

游師東西兩路每路只須二千人分作六營統帶營官率兩營駐于適中之地其餘四營分駐沿海要區距統帶正營近者二百餘里遠者不過三百餘里敵少則本營擊之敵多則兩營合擊之敵之舟師不能過多我兵亦不必多也主客異形勞逸異勢加以碉砦制其進退敵多亦不足患況必不能多平碉宜多築砦宜少築事平之後砦有流弊碉無流弊也至於修築碉砦當審地形籌經費非得人不可總宜用紳士不可用胥役陸路游師步軍可矣西路或兼馬隊高廉雷諸郡之地多平

原也然必先求統將無事時練陣法練走法又須講求
結營築壘之法廣東兵勇不能結營築壘所至散居民
房不惟擾民且猝爲敵乘不能結隊出禦亦行軍所忌
也東路惠潮兩郡鄉村多有砦卽有無砦之處增築尙
易西路則形勢平行且民間素不知有此興築較難然
得良有司董勸之亦非必不能成之事鄙見所及姑以
質高明要所謂紙上談兵耳一笑

再三國時吳使紀渢宏璆如魏晉文王問吳戍備幾
何對曰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

疆界雖遠其險要不過數四猶人雖有七尺之軀其
護風寒亦數處耳唐太和中李德裕在西川上命修
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
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以上二說亦防
邊者所當知廣東沿海二千里若兵力不能徧守則
當以重兵併守險要姑置其餘亦是一法也苟勉彊
兼顧而備多力分無一處不守乃致無一處可守則
失算甚矣紀涉五千七百里之對誤計道里閭氏若璩已駁之然其風寒之喻自是至理

與賈虛谷

以足下之才使當乾隆嘉慶間遇畢秋帆阮雲臺諸公必能發其聲名有聞於世今非其時矣十數年來當世所急者曰軍務曰洋務文章之士無所用之當途要人視文士如古物不適時用足下之無所遇又奚怪焉雖然士生此時能脫於兵革免於凍餒卽已幸矣一時之富貴本不足言千載之聲名亦難自信惟當如司馬子長所云隨人俯仰與世浮沈卽是素位而行之道。侘傺憤懣徒令憂能傷人耳僕上年春夏間以事多拂意秋間遂患肝氣旣念世間有爲法皆如泡影何足動心因

從事於莊列之書頗似有得今年入春以後所患漸平
僕才遠不及足下而所遇差同亦願足下勉擴襟期自
珍餐衛一切人事以白衣蒼狗視之則學問益深遂精
神益貞固矣謬叨摯交敢效忠告願留意焉

僕病時夢至一處見一老翁顧僕言治肝氣有神方
欲見之乎出之懷中則勿認真莫著急六字也霍然
而醒此夢是因是想均不可知此六字則治肝疾必
效之方也謹告足下請嘗試之

又

凡事豫則立豫者素定也先事以謀謀同築室不足爲豫也近有詩云徙薪曲突非無策橫草紂籌亦有人白髮野夫都不識梅花深處著閒身自謂似南宋人詩告之足下博一拊掌

又

章林來得手書知已平安到家骨肉團聚山林清吉樂可知已來書謂兩年來遨遊南北遍覽各行省海疆形勢皆有可以據守之處而以中國財不足器不精不能富強爲憂身在隱居而心存當世布衣憂

國足下真古人哉然僕謂財之不足器之不精皆不足
憂也財者賦稅之屬器者船礮之屬二者皆不能自運
而待人以運者也無論不精不足也卽精矣足矣無人
焉以運之非置於無用卽委以資敵焉耳故是二者皆
富彊之末事也其本在於得人樞廷得人封疆得人則
其得理財製器之人不難也得其人則財足而器精矣
國家道光以前歲入四千八百餘萬歲出四千四百餘
萬見英相國奏疏自咸豐以後洋稅釐金歲增逾二千萬每歲
所入較盛時幾加十之五徒以冗費太多耗蠹亦甚故

時形匱絀耳去冗費絕耗蠹而財猶不足無此理也此理財之說也比年以來海內爭言機器之學中國精於此者實不乏人曩客潮州見海陽令楊君石松元華聞

人也通西國機輪之法其所製三光儀泰西人亦稱之

嘗語僕曰中國人製器不能勝泰西者其故有二一則

泰西製器所用銅鐵之類皆通其術者自爲鍊冶故火

候之久暫質性之剛柔不失毫杪中國人不能也一則

刲製一器其初造時不能無病泰西人必毀而更造造

成尙有他病則又毀之而又造之往往一器之微不憚

三四改作故其器日以精然費則多矣中國人亦不能也中國之器不精此二者爲之也僕於製器之學茫然不解特聽其所言似頗有理夫器之不精在此二端知其故而改之則必精矣此製器之說也理財製器之人皆爲人用者也善用之則財足而不病民器成而不耗國不善用之製器者止於耗費而已理財者或且傷國脈而失人心故不患夫財不足器不精患夫理財製器之無其人也不患夫理財製器之無其人患夫有其人而無善用之者也我

朝養士數百年必有魁傑英雋之才宏達英多之彥出於今日以副

國家之用者特吾輩未之見耳足下其姑俟之

又

承示題趙子昂青山白雲圖詩極似坡公惟末段詆子昂太過僕竊不謂然子昂詩文書畫自足傳世考之本傳爲人亦溫和平易非傾邪之輩也其仕元之非自不能爲之譁亦不能爲之解然實其不幸耳使早生七八十年豈非一代勝士乎且較之留夢炎黃萬石輩又何

如乎子昂之仕元失足自誤而已跡其生平初無蠹國
殃民種種害人之事夫害人者必誅自誤者可憫如子
昂者惜其才哀其遇悲其不幸可也從而痛詆之亦何
必哉亡友杜季英於牧齋梅村皆多怨詞僕謂梅村正
子昂之比牧齋則不能告無罪嘗與之爭可知僕之無
成見也古人往矣我輩又非史臣褒貶是非何關輕重
特知人論世與其失之刻不若失之寬耳足下此詩改
去末數語何如

又

得覆示謂僕學松雪書故持論左祖讀之不覺失笑僕前書非以松雪仕元爲是特悲其不幸不欲足下痛詆之耳僕雖嘗學其書亦復有何情誼而欲曲爲袒護耶况僕本不工書於趙書致力尤淺夫因學松雪而工書左祖之猶爲有故書既不工祖於何有足下此言得毋近於文致乎大作當改與否僕不敢復言要之足下詆松雪松雪不知僕祖松雪松雪亦不知也又何斷斷爲哉一笑

又

四朝聞見錄增上世傳石琢堂臬使嘗燒此書其說見於沈桐威譜鐸中近有說部已辨琢堂無燒書事矣葉氏著此書於朱子頗有微詞然謂其載入當時勅疏及朱子謝表以證朱子之不忠不孝則葉氏亦何至此本書具存可覆按也桐威似未見此書誤聽傳謠率爾紀述小說家言本不足信特其說太可笑耳此書著錄

四庫中豈琢堂所敢燒亦豈琢堂所能燒哉承詢輒以附白

又

知人難。知非常之人尤難。非常之人平日行事語言，未必大異於庸眾。特其安身立命之處，自有不與俗同者。此須以冷眼察其所忽，以明眼瞻其所蘊，乃能得之。若平日貲貲然標高揭異，自命豪傑者，卽小有材智，亦不足以當大任。能當大任者，平時儘與常人同。臨事自與常人異。所謂異者，亦非故反常人之所爲也。雖爲人之所爲，而自人爲之，則疎而危；自彼爲之，則密而安。其措置經營，不動聲色。功成之後，亦絕不自矜。若此者，可以謂之非常之人矣。然不能知之於平時，何由得之於臨

事乎。且在平時又何術而知之乎。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也。

與方舟

承示讀唐鑑文五首。其中裴白優劣論謂二人勳業大小難易不可知。要之裴能舉賢才而白不能。此即白不如裴之證。可云獨見其大矣。且其事不見於新舊唐書。足下讀其遺文。微見端緒。因博考羣籍。參互得之。是豈好作議論妄疵古人者哉。然白之不肯舉賢亦自有故。夫白卽裴所舉之一也。當其未得志之時。裴之稱白。若

不容口白之於裴亦不敢少有齟齬迨至官秩甚崇勢位相等卽於裴之行事深致不滿其見之章疏者雖未嘗頌言彈劾而時一指摘頗有微詞幸爾時朝廷處置得宜裴亦置不深較遂以無事耳否則牛李洛蜀之禍不且見於爾時也哉白蓋慮我以此待人人將以此待我故同升諸公之舉斷不敢爲觀其語門生數言其心可見矣其不及裴固無可疑者足下論其事鄙人誅其心卽起自於九原恐亦無以自解也前月初九日省城之西忽起颶風黑氣隨之廬舍頽毀以千計人民死傷

以萬計此非常之異不知古來嘗有此事否望考以見示

與胡大令

嘗見人官州縣時頗有所建樹至道府已小減至藩臬督撫卽泯然無聞論者以爲金注之循僕謂不盡然也其故牧令去民近道府已稍遠藩臬以上則益遠矣民隱不能盡知直言不可得聞措施何由而當乎此其難一也牧令之於民事躬自爲之道府以上表率而已代牧令以爲治則侵官其要惟在察吏然有明知屬吏之

賢不肖而事勢所格竟至欲進不能欲退不可者此不獨道府然卽藩臬亦未必不然此其難一也二者之外又有限於器識才力者此所以黃次公作相聲名減於爲郡時也足下今日作縣令異日所到不可量然竊謂宜自審度苟自問不足以勝其任卽宜於未任之前先自乞退大抵道府以下進退尙可自主官位愈崇引退愈不易矣足下天懷恬澹好官已思之爛熟或當有味於鄙言

見示宋史餘論十篇議論深透筆意堅卓少香謂可繼
龍川酌古論僕則以爲似棄水心也第二論中謂神宗
時契丹已衰弱非不可圖特神宗安石非其人此意前
人亦罕及之僕意神宗之圖契丹聚兵置將修城屯糧
一時並舉都無實濟不足以制人而聲迹已彰聞於敵正
東坡所云迹若泥中之鬪獸者至於招誘高麗欲爲牽
制一策則尤可笑也外夷朝貢中國名爲慕義向化實
則因以爲利冀得厚賜又所攜貨物可免榷稅耳平日
無深仁厚澤固結其心豈能遽爲我用先王於四夷來

則撫之不來則置之乃遣商舶招諭已失體矣况高麗之屬契丹久矣彊弱懸絕又安能牽制之耶雖然此猶有所爲而爲之若但以朝貢不至引以爲恥輒自貶損招致以慕其來則尤無謂矣韓魏公云高麗來與不來於國家固無損益賢者之見固高於常人哉

宋太宗時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神宗乃招諭高麗欲以牽制契丹豈自以爲識高於太宗耶神宗之策不售至徽宗祖其故智結女眞以圖遼遼亡而北宋之禍成矣然則策之不售其害猶小也紹述亡國

此亦一端安石之罪其可解耶

又

凡作一事有主持之人有使令之人用八者於使令之人視繁簡以定多寡不必拘也主持之人則必宜寡而不宜多一事也而數人主之其氣力相等者事前則意見歧出議論紛挾事後則有功互爭有過互諉百害而無一利也苟數人中有一彊有力者則其建議雖不當餘人亦惟唯諾聽從卽或爭之終必不勝是名爲數人共主之仍一人獨主之而已人雖多亦奚益乎大作政

論中兵刑財賦之事不可使一人主之之語似有病幸再思之

政論中言鹽法之弊詳矣然必欲變法以救弊則又甚難近世論者謂就場納稅一稅之後不問所之則天下皆官鹽凡招商徵課定地行引設官緝私種種繁文舊法皆可省去此一說也陶文毅公澍已嘗駁之又謂場竈餘鹽歸官收買則私鹽自絕餘利必饒此又一說也然鹽之生於場竈者日出而不窮國家卽有億萬金錢亦恐收買不盡且物歸官買弊必叢生如售之於官斤

得七錢售之私版斤得五錢彼竈牖必願少得而售之私版不願多得而售之於官此其故固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然則是二說者皆不可行也天下事往往言之則可聽行之則甚難古人建一議立一法其初亦嘗熟思而審處之後人之智未必勝於前人竊以爲改法以除弊不若去其弊之所中以還其法之本來足下以爲何如

與某太守

代

一昨得惠書以人傳某君爲狹斜之遊垂詢有無其事

公以某君去家作客恐其耽色忘身又慮或致人言致
滋官謗此亦愛才慮事之深心然某以爲不必問亦不
足慮也賓客與官吏不同司書記之客又與他客不同
官吏狎娼優律有明禁賓客則遊士耳自衿尋春青樓
顧曲揆之事理似亦無妨況書記所司皆私家應酬文
字於公事絕無所關請託招搖亦無所用某君性情和
靜斷不致因風選事貽累居停又何必鯁鯁過慮乎昔
街卒平安之報千載以爲美談太牢公相業無聞賴此
一端以保全文士猶得蓀林之譽今公於某君縱不加

擁護亦何必防閑。若以愛士憐才，恐其野田風露之間，不知珍惜，則密令所親婉爲勸戒足矣。僕身如槁木，夢不迷花，今以此語告公，初非爲某君文過，特以近來俗吏往往於子姓之騎恣戚黨之憑陵，奴僕之作奸犯科，一無所問，而獨於二三賓客日事關防，某嘗笑其昧於體要，此種舉動竊不願明公效之用，敢妄言，竟忘忌諱，幸垂聽焉勿罪。

與某太守

子貢惡許以爲直者，荀子則曰：公生明，後世居官者於

公之一字有所不足乃欲藉人之証助己之明究之是
非混淆賢否倒置徒滋益其不明而已而此端一開且
爲風俗人心之害此某數十年來所目擊而竊歎者

與友人

世人愛才者少忌才者亦少悠悠之輩大抵謂人雖有
才於我何與耳得遇愛才之人固是幸事然有愛之者
必有忌之者此是陰陽對待自然之數惟能自鎔鋒鎛
不爭名譽庶媢嫉者差少耳足下旣見知於某公將有
忌者睨其側矣幸自韜晦以永吉綏

又

大吏之求才難於寒士之擇交。位分尊則壅蔽多有也。
大吏之用人易於寒士之結友。權勢重則恩威易浹也。
足下以爲然否。

又

來書極稱胡文忠公用兵先擇將安民先察吏二語。弟
謂此二語人人能言之。特胡公能行之耳。世何嘗無擇
將察吏者。無明眼。無誠心。則擇猶不擇。察猶不察矣。安
得不讓胡公獨步。

又

老聃有言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冒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數言使好
言西法者見之不知作何語

又

人動謂今世人才不如古人此言非也古人之庸庸者
皆已不傳傳者皆非庸人也世間庸人多故覺今不如
古耳其實今世何嘗無才有之而不知知之而不用用
之而不當斯不能不讓古人矣人才亦須培植而成窮

約煙晦以境遇損其神智則人才之傷者一意爲指麾
大受小知差互參錯使其疲頓則人才之傷者二或
媢嫉才賢惡出己上茗穎甫萌亟加踐踏則人才之傷
者三嗟乎天下人才有幾成之者無一而傷之者有三
尙冀今人之及於古其可得哉或謂此三者皆不足以
傷非常之才然非常之才間世乃一出耳有心世道者
見中人以上粗可造就便當提挈而扶植之孫明復幸
遭文正遂得學官習鑿齒不遇桓公終身從事古之賢
者且然况今世耶况知其非常之才而以爲不妨傷其

才此其居心爲何等耶彼抱非常之才者其將出身問
世以希一當耶抑亦潛輝遁跡以冀自全耶如是則雖
有非常之才亦必不見用於世矣而猶謂世果乏才其
果然耶僕讀足下文集每有人才不足之歎而未嘗求
其所以不足之故用敢發其狂言要之僕與足下皆布
衣無知人用人之責故其言若是使謬致通顯亦未必
能爲成就人才之事蓋其道至大其事至難言之且不
易況行之乎顧其說似不可易願足下更教之

已有才乃能知人之才已有倍人之才乃能用人之

本至於成就人本則非德業器量包舉一切者不能也。故其事至難。

又

敵所欲攻之地必不令人先知之得豫爲備也。今日聞其欲攻某地以重兵守之明日聞其欲攻某地又以重兵守之設沿邊之地有七八千里能徧守乎。昔人謂長江數千里如入七尺之身護風寒者不過數處此至論也。吾所必當守者不必問敵之攻否也。其餘散處當使守土者人自爲守敵人來攻或急救之或姑委之此則

臨事之變不能豫定足下守邊策中於此一事反覆數百言不得要領用敢以鄙見奉質如其不當勿厭違覆

又

弊在十年之後患在千里之外能知之者識也能治之者才也僕於識雖不能自信猶可自勉才則短矣此所以不敢求仕也足下識不勝我而才過我固可以仕然竊願足下益勤學問以擴其識增其才夫可仕而不仕止於身弗顯榮而已既仕而才識不足其患匪僅弗顯榮也故願足下自審之也

卷上終

隨山館尺牘卷下

山陰汪璵玉泉

與松人

來書謂朱梅崖文志大而力不足又短於情真識微之論梅崖意輕魏叔子之文究其所得詎足當叔子哉晚年極稱震川學問漸深客氣日減自知古人未易可及亦性情所近有偏嗜也至其詆三蘇文則好爲大言耳固不足辨

又

文章傳世。有久暫亦有多寡。宋以來名家有文集百數十卷者。後世或傳數十篇。或僅傳數篇。能傳全集者寡矣。卽傳亦在顯晦間。後人未必誦讀效法之也。然則如歐蘇者。豈易及哉。

又

宋之陸放翁。金之元遺山。其古文皆成家。近人選遺山而置放翁何也。放翁文氣力不如遺山。而和平整潔勝之。足下深於古文者。能論定之否。

又

學古人文字有形有神初必形似然後可言神似也。然所謂形似者上則規仿格局下則摹擬聲調非擣擣字句如生吞活剝之爲也。山翁動言學古人不在形兒然此豈初學所能而某某教其門人又日以擣擣爲事蓋一失之過高一失之過卑鄙人皆不敢謂然也。

又

秦淮海集有吾鄉徐青藤評語似是湖北所刻不知與四庫本一同否曾茶山周草窓仇山村二集是閩中照武英殿聚珍板重鋟其中間有譌字茶山集中有誤收

放翁詩僕於松煙小錄中已辨之

又

遼金元三史明南監本殊不佳然

武英殿本頗難讀曾文正謂三史中極熟之人有不知
爲誰者以人名皆經譯改也僕擬一本並藏正以此故
請卽購之不必以價貴爲疑

又

得手簡承索玉茗堂集今付去若士詩文前不附王李
之盛名後不預鍾譚之流派求之當日可云別調孤行

其五古有數篇學老杜者似在滄溟之上而明詩綜不
選文集中有一篇爲柳州致辨者僕竊喜其說足下試
觀之謂爲何如若士欲修宋史而未成全謝山嘗見其
目錄極稱其體例之善然則若士固精史學不獨工詩
文詞曲者而集中初無一言及於宋史用功致深迄不
自襍古人信不易及哉

又

宋潛溪唐順之王鳳洲文集已收到潛溪所著如浦陽
人物志之屬筆致卓犖可喜集中少時之文亦精采逼

人而入明後所作時露學究氣何也。

應制之文尤甚

明代人罕與抗手者。而書牘多爛漫鳳洲天資學殖一時無兩。特客氣太重存文太多。使刪去大半存其精要者。後人何遽能掉磬耶。僕於明人文集曩時殊不多見。近年購之故書肆假之藏書家所見亦尙不及百種。此所論三公文不知當否。幸敘之。凡欲知古人才力之厚薄。學問之淺深。必讀其全集乃可。選本特擇名跡不足以瞻古人之真也。

又

得手示並付還張江陵集已照收足下謂江陵襍霸之才此人所共知不足論至併其相業而詆之則僕竊謂不然國勢中衰之際得如范文正韓魏公者數輩何若得如李贊皇張江陵者一人僕平日議論如此發言偏宕不自諱也足下如以爲非不妨更教之

又

南雷之文於王李歸唐外自成一派初無秦漢八家面目而未嘗不出於秦漢八家大抵以性情學問爲文而不徒以格局聲調爲文集中文驟讀之或不能得其意

之所注大抵有不能言不忍言之隱故以迷離斷續之詞寄其悲慨纏綿之意其格局聲調不與他人同故二百年來學其文者自全謝山外殊不多見也南雷所選明文僕未之見行篋中有此書否

僕讀古人文集不敢輒肆評論今因足下借書輒出其所見以相質言如不當幸賜指正

致陳朗山

人才有縱有橫有數十年之才有數百年數千年之才此才之縱者也有數百里之才有數千里數萬里之才

此方之橫者也深厚者宜於縱博大者宜於橫其量可及數百里者或不能及數十年則橫者較易得也

與某進士書代

足下刻時文而命鄙人爲序聞之不勝惶悚弟以筆帖式改部曹援例作外官所治者官文書耳未嘗學古文未嘗解時文何能爲時文作序乎若竟作一文刻之卷端天下人見之有不大笑者乎至刻貲則弟任之將來足下自序中述及鄙人卽是不朽所寄弟以百金之費博千載之名不須費心又免汗背豈非大便宜事乎一

笑

復辛仲仁

僕姿稟凡下學殖淺陋故不敢厝意於古文足下欲以此下詢將何以助高明之萬一哉日來適看虞道園歐陽圭齋兩家文集圭齋自言初謂道園文無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異將何以稱於世道園謝曰誠不能也晚乃大服其言見圭齋所譏虞雍公神道碑銘由此觀之爲文而炫耀聲色故爲奇崛以求稱於世殆非文之至者近世桐城派古文又專言義法義法固不可廢顧秦漢以來數千年

之文亦已夥矣一以義法求之殆亦未盡前見大集中
與質齋論古文書斷斷於詞采句法之間已不免於徇
末篇中又云文必奇博使見者舌擣口吐且不敢贊況
敢讐之乎此言則尤過矣故敢述圭齋之言以塞下問
之謙盡忠告之意當不以爲忤耶

又

松雪蘭亭十三跋故是名蹟惟跋中有此卷與王子慶
所藏趙子固本無異之語孟堅子昂之兄也而稱之曰
趙子固乃與恆泛交遊稱謂相似何歟

又

周末諸子自荀楊外大抵出於老子申韓變之莊列衍之莊子所得較深然涉於虛今所傳列子蓋贗書也楊朱之言惟見於列子其義甚粗惟墨子之說流派最盛後世之異端無不出於墨者而皆在西方如釋迦如摩哈麥如耶蘇皆是也孟子不言老莊而距楊墨知墨之易以惑人也賴孟子闡之故不行於中國而行於外裔耳

又仲仁游嶺南從余假書多所辨證間以鄙意答之先後不下一三十通今所存者不及十之二三也

道德指歸論已收到此書曹氏學佺謂明末人僞作不敢以爲然明人僞書如天祿閣外史之類雖極意摹擬迄不能掩其造作塗飾之迹此書文氣雖不甚深厚然率意而出無所矜持亦無所雕飾猶有兩京樸茂之意似非後世人所能爲其句中用韻證之漢人他書亦皆相合明末人不甚通古韻恐作僞者不能爾也惟宋晁氏讀書志尚云存十三卷而卷首谷神子序乃言陳隋之際已逸其半此則可疑鄙人讀書少不敢定其真僞幸詳考見示書中所稱莊子卽君平自稱之詞漢避明

帝諱以嚴爲莊谷神子序明云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

非莊周也

此說前人已言之但未引谷神子序爲證耳

後人取之以補莊子

逸文恐未是

與庚白

承示令親所刻厲徵君秋林琴雅是僕求之數十年者得之良慰此本鐫刻甚精其詞與樊榭山房詞集字有異同者註於句下可因以考古人改定之故體例甚善特間有未及註者又詞前小序昔人亦謂之曰題亦多與集本互異似宜一體註其異同又此本之詞集多不載自係

樊榭於定集時刪去

秋林琴雅刻於康熙六十一年樊榭山房詞集刻於乾隆四年相去凡十年

此亦宜註於詞後以見作者所以刪存之意數日

來輒以集本對校一一識於卷中

凡集本所無之詞以尖△於題上識之

茲將校本送呈察覽或與令親商之補作校勘記附於卷後所費不過十餘金而此書遂無遺憾似亦詞苑中一佳事也校本仍乞見還

鄙人恩恩校錄殆不能一無舛漏令親如作校勘記尙須檢集本覆考之又各詞中間有疑字而其詞爲集本所無者亦須檢琴雅原本一爲改定也又及

與湘士

某君在此與僕輒迹疎濶然陰察其言行恃才而傲容或有之別無大過失也今橫被口語不知所由讒謗巧中無可自辯已決意去此矣然某君之來河陽公薦之謗言遠聞恐河陽且爲所惑某君旣憤不自言僕故爲足下言之幸致書河陽一白其誣僕之言是非之公言也某君所被之謗稍究端緒便可明白語有之流丸止於齟臾流言止於智者固不能不有希望於左右耳

復李秋丞

鶴山之行亦陶公所云慰情聊勝無耳然省門待次者
幾於在山滿山在谷滿谷得司道一委札幾如華陽十
賚文足下無大力者推挽楊公旣知足下則士爲知己
用不當更論廩稍之厚薄况異日尙有可望乎幸耐心
處之

與丁茂丁

廣州有士人頗精九章之術嘗謂數爲六藝之一士人
所當知然世所常用而不可闕者皆算法之粗者也愈
精微愈深妙則愈無用僕驟聞之頗駭其說而反覆思

之竟無以易也是豈獨算法然哉

與李樹人

僕涉世數十年未嘗無知我者然皆非得意之人知之愈深則其人愈不得意卽如某某數公其初甚落落迨後相知漸深則某公去官某某兩公且未久卽世矣僕多病早衰卽諸公尙在當塗亦不望其薦雄說項而天猶吝之殆以僕才行無似不足以受人之知遂轉爲諸公累耶然知己之感終不能忘以足下與諸公雅故聊一言之

與幼恭

三十年來以詩文見贈者多矣稱之者既逾其分惜之者亦未鑒其心惟大作兩章無一諛語而情誼之鄭重慰藉之深摯自可於言外得之若結語所云文章從古皆無用况是烽塵四起時沈痛蒼涼又不獨爲僕言之矣頗欲答和而人事恩之不得稍暇遲當以一律奉酬不次韻也

與某郡丞

漁洋山人豫讓橋詩云豫讓橋邊水千年恨不窮如聞

柱厲叔死報莒敖公此詩議論極佳然豫讓之於智伯有君臣之誼可以此責之若賓客友朋本無名分安得不論報施耶某公之於竹士待之不異衆人固不能責國士之報僕嘗至某公所見其客數人某公待之皆厚於竹士而竹士所治之事乃倍蓰於此數人某公非不知之乃數年來不惟無一推置之言卽尋常宏獎虛詞亦未之有然竹士終不以人逸我勞稍有怨言僕嘗微詢之竹士歎曰此不足言也數人者皆要人所推轂雖不治事居停主人不能問也吾寒士傭書若親待養屈

於不知已。尙何言乎。僕聞其言而悲之。以爲竹士之於某公可謂無負矣。今某公罷官出塞。賓客盡散。乃欲邀竹士偕。忽之於無事之時。要之於倥偬之際。已不免急而求予矣。况竹士高堂垂老。豈能以身許人。某公卽有舊恩。亦難同往。況平日本待以眾人者乎。足下知責竹士於今日。不知責某公於曩時。是仍重達官而輕寒畯。豈能令竹士心服乎。竹士不敢與足下辯。故僕爲之一言。是下其更思之。

與徐白山

得手書知桂林之行又不得意此自適然之遭無可如何至謂平生未嘗得一知己意若有恨焉者則竊欲達一言於左右也虞仲翔有言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夫知己豈易得哉僕嘗謂知己一也而其人有一其等有三有知其性情行誼者有知其文章學術者所謂其人有二也有知其所長而成之知其所短而匡之者有僅知其短者亦有僅知其長者所謂其人有三也稱其長而實非所長譏其短而實非所短皆不足以言真知真知者其契合在性命之微其真鑿出妻孥之右于百人中

不過得一二人又多得於貧賤之交風塵之表者也。而今之人率求知已於達官顯仕之間僕竊以爲過矣。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昔人又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夫相者交相之謂也。彼達官貴仕之性情行誼學問文章我輩自問殆未有能深知者。我不能知彼而欲彼之知我乎。萬一知我必其生平性行學述夙有氣類之感者也。否則意度宏濶足以陶鑄羣才包羅英雋者也。夫如是而欲旦夕遇之又安可得哉。僕涉世數十年朋輩中有鑒其心迹者謗其文字者揚其聲譽者規其過失

者皆知己也然亦千百之二三而已足下自以未嘗得
一知己不知足下嘗求之貧賤之交風塵之表乎抑但
求之達官貴仕也結緣蘊珍期於三獻乘黃在廄冀夫
一顧者情也然卽不顧不獻將不得爲乘黃結緣乎孔
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又曰人不知而不愠足
下亦求爲可知而已在己者修之在人者聽之有知我
者固可無憾卽無知我者又奚足惧哉山林湖海中潛
采匿耀者多矣欲求氣類其在斯人足下嘗問津否

又

文字體格愈高則舊欺愈易無韻之文古文高於駢體
駢體高於時文有韻之文樂府高於古詩古詩高於近
體然而古文樂府可以欺人駢體古詩不能也駢體古
詩或可以欺人時文近體必不能也惟字亦然古籀之
體最高最易欺人篆隸次之行草又次之至於真書之
工否則能辨者眾矣然而近體時文之工者必出於樂
府古文真書之工者必出於篆籀此其故深於詩文書
法者皆知之而世俗之謂甚工者有識或所不取謝
一時之浮譽乃可斬百世之深知有志者慎毋妄自菲

薄也

與詰老

得書具見相愛之意。僕平生行事，嘗爲世人所笑，卻未嘗爲端人所非。文章不爲俗人所喜，亦未遽爲通人所薄。人有軋我者，避之而已；不敢生報復心。有輕我者，置之而已；不敢生計較心。此非欲博長厚之名，亦非真有涵容之度。特自問機權氣力，皆不如人。若猶樹敵召爭，必致隨處皆成荆棘。故忍之又忍，如司空表聖所云：忍事，敵灾星耳。一切名利之場，從來有退無進，蓋不入仕。

塗又非商賈本無可爭也此君與僕落落其詆僕之語
僕皆知之所以不辯者有此事則須辯無此事則不必
辯也語有之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世豈竟無
智者乎況卽足下已知其妄矣又何俟僕之喋喋也哉
與徐道如

近世有某氏作筆記專言因果中有一則云某觀察得
罪下獄傳重菑臬使與有夙隙不之救觀察遂見法傳
公病革時見其索命云云此說不知某氏從何得之傳
公逝世時先大父在其幕中初未聞觀察爲厲之事

且使觀察無罪而傅公陷之於死因而爲厲事或有之
觀察自以罪致法傅公不能宛轉活之遂以爲傅公之
過然則同官有罪皆當枉法力救而後可也有是理乎
此必觀察之子姓族姍造爲此說以快其私某氏不察
遂誤信之耳論衡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世多有
之然傅公君子也而受此誣謗是非亦太倒置矣足下
與傅公有連昨日席間謂傅公亦有不滿人意處豈別
有所指耶抑卽指此事也若指此事則公之受誣甚矣
是不可以不辯

覆徐霞友

近日學術人所共趨者曰西學曰考據而性理亦其一也此二者皆與詞章異趣僕於二者既無能爲役顧私喜詞章其所自爲則又才薄學疏無所成就此旣世所不好而藝復不工故不敢出以示人耳足下乃疑其自祕即不得不自炫矣叢橐五帙送上如不鄙爲不足教幸有以切磨之

復張子羅太守

人之饒薄者似精明陰險者似沈摯故自難辨然實不

難辨也。世豈有端人正士盛德長者而訐人之陰私，迫人於絕地者乎？某公之信此人，直是爲其所愚。然亦某公欲以明察自矜之意有以來之。今此人敗矣，某公未必不悟特不肯認錯耳。

致徐伯生

國朝科名盛事多在東海一門。德清則祖孫五世繼入翰林。崑山則兄弟三人並登上第。君家自廉訪公以來，簪組不乏。而科甲之盛尚有待於後人。足下英年美才，令弟輩亦備承過庭之訓。八龍三鳳捷南宮而入西清。

度非異人任也。幸奮青雲，俾僕預覩其盛，則衰年之深幸矣。

與戚某

人家盛衰亦是運命循環必然之數。然盛者無有勿衰，而衰者不皆復盛。其故可深長思也。當其盛時，誠厚謙謹，不敢以一毫加於人，則其衰稍遲。既衰亦可以復盛，否則不久必敗。且一蹶不復振矣，可不畏哉。

與盧某

代

足下以貧故賣文傭書入貴人之幕，非不得已也。以軒冕

之公卿遇單寒之章布非德度謙宏有愛才之實者意中總不免一驕字然或果無求於彼則彼之驕態亦無所施設其妄自尊大不可一朝與居便當託故辭之不必稍露詞色寒士與達官爭禮數論者多譏寒士之傲不敢議達官之驕蓋議達官慮爲所聞譏寒士則無所患也足下苟知此則處之不難矣

足下先公督兩粵去今僅二十餘年卽尊甫爲一千石去今亦止十餘年耳人事變遷盛衰轉瞬北海之尊未冷西華之帙已寒某公苟思及此於足下當稍

加意矣使其不然則足下之去留固宜早自爲計也
與門人

詩文案牘只是一理多看多讀便能神明於規矩之中
又

記室諛詞自不能免然亦須小小留意如稱頌公卿可
譽之爲皋夔不可譽之爲禹稷也應酬書牘例用駢體
當以宋人四六爲法宋人文集傳世者多遍購固難行
篋中亦不便攜帶彭文勤公所輯宋四六選宋四六話
兩宋麗詞之淵海也宜時時閱之

又

孟子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昌黎作何蕃傳則曰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一聖一賢語各有當蓋孟子之所謂興者德行也。昌黎之所謂立者勵業也。勵業不能無所待而立德行不必有所待而興足下此時但當自勵德行至於勵業則姑待之。待而不得則亦命也。若以不能有所立遂并不求其所以興則大誤矣。

與從子

昌黎有言。凡欲讀書。宜畧識字。識字之難。不在世所罕見之字。而在人所常見之字。汝輩方應有司試及佐人幕事。先當求之字典。復由字典而求之廣韻玉篇。又求之說文以立其本。此外如復古編六書故六書正譌諸書。並

國朝諸儒段氏江氏小學之書。皆當涉獵及之。縱未能貫串。會通亦可畧識字矣。至於舉場文字。官府簿書。則必當衷諸字典。不惟恪遵功令。亦使人易識也。嘉慶楊掌生孝廉嘗應試。禮部已入殿矣。以文中所用研磨研

等字皆寫作擎。主司疑之，遂被落道。光初某縣令公牘中書冤抑字作冤汨，亦爲上官所斥。此皆當引以爲戒者。好古而不泥，隨時而不流，是在臨文時加之意爾。

少時見人誤寫一字，誤讀一字，輒竊笑之。其後閱歷漸多，見聞漸廣，乃知平日誤寫誤讀，不知凡幾。自笑之不暇，其暇笑人乎？又其甚者，以人爲誤，而實不誤；以己爲不誤，而實大誤。此尤可笑之甚者。故昌黎曰：識字而曰畧識字，誠知識字之不易也。此吾少時可悔之事故，舉以爲戒。汝輩其深識之。

與友人

足下遠遊數千里外乃以遭值齟齬乖橐而歸良難爲
心然有志者於此正當以召尤攘詬之時爲動心忍性
之學昌黎琴操云雪霜貿貿齊麥茂茂君子之傷君子
之守敢以此爲足下歸也附去二十金聊佐行李前途
何日容再走送不宣

又

承示蘭亭爭坐位二帖皆非佳拓蘭亭如南海吳氏定
武本番禺莊氏神龍本坐位帖則河南祝氏所藏宋拓

三本僕皆見之。此外朋輩所藏皆下駟。稍勝亦中駟耳。
此種名帖等常難遇。遇之亦力不能購。請姑置之。何如。

又

學書須求不甚著名之唐碑學之。唐人碑版中如醴泉
銘、夫子廟堂碑、聖教序、宋廣平碑之屬，赫然有名者。宋
拓一本其價不下千金。而法帖中如閣帖、大清樓帖之
類亦須數百金。即戲鴻渤海舊拓亦須數十金。皆非貧
士力所能購。若等常類帖大抵艱轉翻刻較之真迹相
去不知幾許。則又不可學。惟學唐碑有數善焉。唐人多

就石書丹神氣不失其不甚著名者椎扼既少字畫尤
完好一也購不必重價得之較易二也傳世尙多可以
博收約取三也擇其中與自己筆意相近者專心摹習
上可窺魏晉之源下可啟宋元之秀及其成功亦自足
名家正不必驚虛名徇流俗苦求名帖也况求之未必
得得者未必佳乎弟固不工書然從事臨池者數十年
深知寒士學書之苦足下如有志翰墨幸勿河漢斯言

又

今日作一小詞錄以呈政此詞不足觀聊博噴飯耳

柳梢青

夏日訪友人於督署西齋聞鳴蛙閣閣然異而詢之則西隣撫署後園中有荒池畝許蛙所宅也僕有孔穉圭之癖喜聞此聲戲賦小詞以張之

一片鳴蛙黃梅雨罷青草池窪休問官私書迷蝌蚪更亂蝦蟆沈沈東閣南衙偏有箇閒人聽他綺戶笙歌署中方演劇 戰門鼓吹爭不多些

又

昨見方伯云足下所作壽序已失其橐祈補錄交來北

史崔宏羅結兩人皆有總三十六曹事而足下文云高
頗總三十六曹檢隨書及北史頗傳無此事一時誤記
耶抑別有所本耶幸示及

又

寓中所種黃白菊已盛開矣舍親又贈以紫菊四盆淡
紅菊洋菊各六盆列之庭次遂如貧兒暴富輒小治盤
餐奉邀足下與某某諸君賞之秋花如人秋士如酒茆
簷落日時傾耳聽屐聲矣

又

足下好罵人仲約以爲狂且引禰正平爲戒足下勿善也而仲約亦勿善足下僕則以爲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足下同鄉之林西仲其學識僕頗不謂然然其論禰衡謂當罵曹操不當罵劉表黃祖則所言良是如表祖者詎足罵哉今足下所罵之人尙在表祖之下仲約不以爲不足罵而以爲不可罵宜足下之不服也然其人旣在表祖之下足下罵之亦不足以稱狂士夫日日罵人併狂名亦不可得又何爲乎我輩作劉四可作正平亦可惟作山齋則不可幸更思之

又

僕少時意氣自許有俯視一切之意當時戚友咸以狂
生目之其後讀書稍多涉世稍久乃自知無一事可以
勝人不覺歎然自沮足下盛年美才勝僕十倍然必謂
天下人皆出其下則僕不敢爲是言度足下亦未必有
是心也旣無是心而詞氣聲色之間顧若高亢凌厲以
攘尤而召謗僕不能不爲足下惜矣明知再閱數年足
下必幡然而改然與其改之於異日而已被謗言何若
改之於此時而使其無謗僕爲前車足下所宜深戒也

以數年之長承足下過相引重用敢布其區區

又

僕在今日固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然在少時自許亦正不薄困之以境遇限之以精力今卽求爲文士而不可得矣比年客行省客使院章奏文檄日晏不遑其實皆吏胥之能事於世無毫髮之益所差勝於吏胥者不以牘背示人求財利耳老賓客大布衣思之令人慚而笑幾者猶以長揖公卿爲書生之榮遇也豈不可歎可笑

又 代企堂師

縱酒迷花客中常事然獨我輩爲不宜野田多露珍衛
必疏一也客囊無幾浪費何堪二也既作冶遊豈無狎
友彼或探刺公事因以招搖則身名之累矣三也昔某
公以記室狎一女伶意甚不悅僕寓書某公謂其不必
防閑賓客然此就某公言耳若就記室言固不宜作杜
牧之矣足下盛年美才宜自珍重況所治皆官文書非
記室僅司筆札者比善和坊不宜數至也幸留意一思
鄙言

又

來書以僕名不出里巷謂世不知僕若有所深惜焉者此自足下愛僕之過非情實也僕本庸人世亦以僕爲庸人夫以庸人爲庸人不可謂之不知也人之有德蓀文學者乃可以見知於人有名於世僕固未嘗有也旣未嘗有所謂德蓀文學者而忽有人焉稱之揚之欲其有名於世是則眞不知僕者而世固無此人也今日以前世無不以僕爲庸人之人卽無不知僕之人至今日而足下有此書則不知僕者得無轉在足下乎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者不必有其名矧僕之無其實者耶猶幸

其無所聞於世故能以蹇劣自安否則必且召謗而貽笑矣足下果愛我幸勿復言

又

大僚開府必有賓客僕在此賓客之一耳所治之事類皆沿襲故牘期於令甲無悖而止至於邊防之設施民生之利病未嘗見問固當減黜僕家徒壁立歸耕無田不得已佐人幕事資其歲脩以給朝夕韓詩外傳曰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僕之所處乃正類此辱問輒答度能深鑒鄙懷

又

學問境界有縱有橫縱者直上橫者旁拓也少時以學力助天資搏心揖志進境甚速所謂縱也天資有定分卽以學力發之亦充其量而止壯歲以後雖加學力祇能擴之使廣不能掖之使高所謂橫也縱者有盡而橫者無窮縱者天爲之而人助之橫者人爲之而天不能助也學者勿自閼其縱者可也勿自限其橫者可也

又

改真書以從說文於事頗不便若文字爲小學而作猶

之可也他文則殊不必。夫說文許君所著之書也許字當作薈而說文自敍祇作許字近世爲說文學者謂許君從俗也元和江氏沉說文釋例許君且從俗矣爲許君之學者乃欲出許君之上乎。

又

昨日席間足下論林文忠公請緩征一片於通體散行中忽著偶句一聯以爲古無此格僕竊不敢謂然自北宋以來奏疏劄子大抵散行居多然篇中往往著偶句卽就坡文而論上神宗書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皆散行

而篇中偶句不一而足蓋奏議與他文不同篇幅長者或數千言尤必間以偶句乃見整練此如長江千里束以雙峽斂其氣勢始不散漫也如足下言必若劉原父請罷征五谿疏始爲正格其實原父此文有意規摹漢人當時奏疏如此者絕少昌黎首倡古文之說而集中表疏皆用當時之體其故可深長思也

又

旅譚一書小說家言耳承足下爲之詳審刊定感何可言惟謂書中所記諸公旣稱其諱不當復注其名一條

足下之意殆以謚以易名謚與名不容並舉耳然

國朝臣工得謚多不見於邸鈔若舉其謚而不注其名有不知爲何許人者且以古例言之如漢書惠紀書趙隱王如意文紀書楚元王交皆謚與名並舉至於史記漢書中各年表於功臣諸侯王旣書其謚復書其名者不一而足正史且然况說部乎卽以說部論之所記憶者如石林燕語稱陳康肅堯咨春明退朝錄稱王文康曇而曇字旁注皆其例也旅譚所記如曾文正胡文忠諸公天下知名原可不注第此數公外頗有不能不注

者或注或否更不畫一故概注之耳此等處似可不拘是以因仍初槩不復刊改非僕敢於護前自是也

謝人餽豆豉代企堂師

併來承惠豆豉一器味配紅鹽香餘翠筭名之幽菽記南閣之遺文佐以蒪羹觸東吳之歸夢加餐助我對食懷君三日口香一緘心寫某人白

謝人送茶椀

蘭訊相貽茗甌偕至數乃逾於七椀惠更重於一甌撐腸而卷之五千愧負睡起澆書之用入手而寒消三九

剛誦客來當酒之詩。宜捧玉以同珍。遲報瓊於異日。